

高晓松《晓说》出书 实现自己的“门客”理想

高晓松现在的个人事业实在五花八门。最近的动作则是在优酷录制每周20分钟的脱口秀节目《晓说》。节目人气不错,网络点击率节节高升,他又顺势精选节目内容,印成文字,推出新书《晓说》。《晓说》就是高晓松对着镜头,手托着下巴,自说自话,点评当下热点。有人说高晓松不务正业,高晓松却说这是自己从前就有的理想:“我其实最理想的职业就是当门客。”现在再出了本书, he说是给所有人当“门客”。

“门客”理想 网友们变成了“公子”

高晓松没说谎。早在2000年,他就出了一本书,叫《写在墙上的脸》,在序言里提到自己的“理想职业”:“无限向往三千门客吃闲饭,最好公子还有三千姬妾,其中有个把多情烈女的年代。没戏了,公子早没了就剩儿子了。”

同理,他想当门客,但社会早就没有那个需求了。今年3月,高晓松的网络脱口秀节目《晓说》正式在优酷上线,名字是韩寒帮着取的,宣传文案里写着:“一不当公敌,二不当公知,一切只因闲来无事小聊怡情。上说星辰满月,下说凡夫走卒,动机绝不无耻,观点绝不中立。”

第一期节目,揭秘奥斯卡有个怎样的“圈子”和美国的“游说”制度;接下来聊音乐,说“汉人无音乐都怪老祖宗”——因为“绝不中立”,所以说出来的听起来的确足够“偏激”,一时引起轰动。随后,《晓说》捷报频传,每期都有惊人的点击率,成了网站的一大品牌。

高晓松自认,这就是在实现自己久远的“门客”理想:网友们变成了他

的“公子”,而他只管给众多的“网友公子”们扯淡。他自称做节目的时候没有撰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一直跟节目组建议开放拍摄区,开放给观众看。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有人给我撰稿,说我在念稿。你若是在那,就知道我没有稿子。”他太喜欢现在这状态了,甚至拒绝再找一个搭档一块儿说:“两个人就坏了。说到这里,我就岔到那里了。”

高晓松在《晓说》里讲的历史,几乎都是“野史”,他甚至把杜十娘这样杜撰的人物拿出来说事儿,因为他对“正史”有怀疑:“真正的正史例如二十四史倒不一定是真的,那都是根据统治者的口径写的。所以,历史除了人名、地名、时间是对的,事倒不一定是对的。但你看小说,里面除了人名不对,其他都有可能是对的。所以,如果你要真的看历史,就不但要看正史,而且要把正史里面因为修史人的观念以及当朝人的想法带来的所有的杜撰都拿掉,再看一定数量的小说、诗文、乐府,才能明确真相。”

狱中听雨 半年“最快乐时光”

从前的高晓松很轻狂,他自己都承认,曾经穿着睡衣接受电视台采访。顺风顺水的人生,直到去年夏天因为醉驾入狱而终止。现在,高晓松丝毫不介意谈论这段经历,他说自己甚至感激这段经历。“我出狱已经一年多了,那个(入狱)应该是自己精神和思想最自由的半年,因为没有手机捆绑,这个东西太讨厌了。我觉得那个是老天安排的。”高晓松说。

“那半年也没有网,也没有手机。只有特别高的房顶,有六七米高,那个灯,永远24小时不关——因为怕黑了以后出现恶性事件。处在一个连时间流动都感觉不到的地方,就特别好。”高晓松刚进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几点,很慌张,就用水瓶做了一个滴水的计时工具。看《新闻联播》的时候,量好半小时的水量,自己数着水滴过日子。“后来大家说你干吗要知道两点一刻?三点五十?我说我刚进来不习惯,我总觉得时光荏苒,一会儿就出去了。后来就不着急了,感觉很自由。”

高晓松开始享受“自由”的生活,再也不去想“奋斗”的事情了。原来在生活

中看点金庸都觉得自责,结果在狱中成了“随便看”,“我一想老子都坐牢了,还自责什么呢?”

除了看金庸,他还看了大英百科全书,自己试着翻译了一本书。“特别自由,看书可以看很多遍,理解大师的想法。读书也特别愉快。跟人谈事也是一样,各种各样的人,文盲、孤儿,而且也不着急,谈话也没有限定时间。那真是特别幸福的半年。”

高晓松在狱中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但他从中学会的是“信心”:“没有坐牢之前,我对人特别担心。我杞人忧天,觉得人会沦丧,人会绝望,人会异化。但是在里面,我没有看到绝望、崩溃,我是半年,那里面对有七年、十二年的,他们都很乐观,没有崩溃的。所以我特别有信心,大家在一起很愉快。”

“有时候管教说晚上可能下雨,我们看不见天,但是可以听见小雨,就坐在窗前等,直到特别晚,下雨了,非常高兴。突然回到了我自己特喜欢的唐宋生活,就是很慢,想什么事情都很慢。”高晓松至今坚持那半年是自己二十年来最快乐的时光。

■对话高晓松

还想继续读书

记者:你在《晓说》里说不当“公共知识分子”,可大家觉得你还是关心很多热门话题。

高晓松:公共知识分子和门客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是有巨大责任感的。其实公共知识分子本人就是公子,他倒应该养一个门客。今天中国的这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连“屌丝学匠”都算不上。我算了,他们的平均学历是高二,而且没有名校生,基本上属于广场派。

这些广场派,善于以煽动性的语言,挑逗民众情绪,对抗他们所痛恨的某些东西。这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缺乏见识,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记者:前一阶段你关于移民的言论引来不少非议?

高晓松:我说移民这个事与强大无关,与自由有关。然后就有人骂我,说没有强大哪来的自由?好多人说还没买房子怎么写诗呢?现在有的年轻人居然被洗脑到

了要先有房才能干没用的事,是有了房子才能写诗?是月供还完了才能写诗?还是付了首付就能写诗?特别可笑,非说强大了才能自由,说自由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在环境条件下的东西。自由排在了环境和条件下的第三位,爱情都排在第四位了。

我看那些骂的、偏激的,所以才想要做《晓说》。启蒙也好,或者做最基础的小小推动力也好。现在的一个现象是整天说你叛国、你汉奸;另外一个现象是倒过来了:一切都怪体制。老了、性能力下降了,也怪体制。其实大量的问题是可以剥离出来的,但是在微博上、互联网上,所有的都混淆起来一股脑地扣在一些人脑袋上,这不公平。

记者:接下来还有什么个人规划蓝图?

高晓松:卖艺这么多年,我没觉得被掏空过。《晓说》这一年可有点要掏空的意思,觉得东西快不够用了。后年开始我就想读书,读个历史什么的。我妹妹今年四十岁了,两个孩子,从德国回来考上博士又读了书,这个强烈震撼了我。

(时代)

高晓松